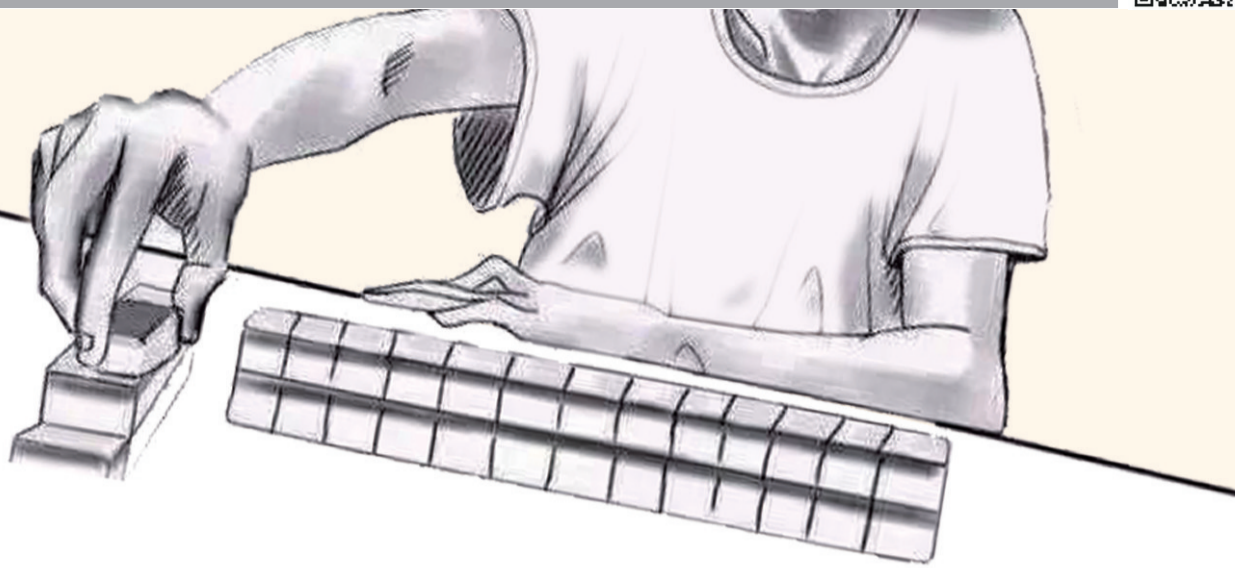




麻将桌上的 龙门阵

□竺培强



周日，麻将室。四个中老年妇女欢聚一堂，边搓边聊。

甲：“夏天避暑去了，回来又去女儿家带了两个月娃儿，好久没有聚会，算起来有好几个月没有打麻将了，心里硬是欠得慌哟！”

乙：“昨天你说回来了打电话通知我，我一听是约麻将，心里好激动，就像初恋约会一样。”她自己都忍不住笑了。

丙接茬道：“没有恁个夸张！不过心里的确经常想倒是真的。”

丁：“刚才我怕时间来不及，连碗都没洗就赶过来，说老实话，当年约会都没有这么积极。”大家都笑起来。

甲：“说到赶时间，我想起了一个笑话。我儿子部门周末聚会，晚饭后打麻将娱乐。周末饭馆客多，前一桌刚吃完还没来得及收拾，大家就围坐上去。这时，一同事匆匆赶来，一看桌上乱七八糟，还以为大家刚吃过，于是忙不迭道歉说有事晚了一点，耽搁大家打麻将了，便抓起碗筷吃起来。不问青红皂白吃了人家剩饭，把人笑得要死。”

大家听得笑声一片。

乙：“打麻将的人一般来说时间观念都强。你说吃人家剩饭的那个同事工作肯定不会差，因为他怕耽搁别人的时间，晓得补救。”

丙赞成说：“对头！好多人都

说，打麻将的人不但守时，而且经常自我批评，善于总结。你看嘛，在牌桌上都在批评自己这张牌打错了，那张牌不该打，不停检讨。我还没听说过有人夸奖自己麻将打得好，听得最多的倒是表扬人家牌打得好，恭维人家会算牌，是麻师。”

丁附和道：“这倒也是。打麻将的都说技不如人，我女儿经常说单位的个人总结，都是表扬与自我表扬，都在浮夸，从不说有啥子不足。这点应该学习打麻将的人，谦虚谨慎，不然哪会进步嘛！”

见大家点头称是，甲道：“说起麻将的好处，还真有人把它当药医。隔壁有个老头儿，有点老年痴呆症前兆，做事丢三落四，有时说话前言不搭后语，有次竟然找不到路回家。怎么办？”见众人认真在听，她话锋一转道，“怎么办！幸好他会麻将。家人听说有麻将防止老年痴呆的说法，于是就让他每天到楼下的麻将室打麻将锻炼脑筋。第一天由家人陪伴。几圈下来打得还可以，就是有点慢，有次人家等他出牌，见他低头不语好像在动脑筋思考，也不好催他。不料他竟然打起呼噜来，简直太搞笑了。”

见大家在笑，甲又道：“事情还没完。老头儿打牌麻烦的是经常出错牌，这是要受罚的。怎么办？结果他家人与众牌友商量达成口头协议，每场允许出错两次不罚，以保证牌局的长期性。据说老头儿现在基本上不会出错了，更不在牌桌上打呼噜，看来麻将还有些作用。”

乙接过话题道：“麻将虽然逗人爱，但不能过头。那天我看电视中一调解节目，一老头儿控诉老伴打麻将从白天打到

晚上，又从晚上打到白天，废寝忘食，太不像话。”

“对头！娱乐要有度。俗话说玩物丧志，年轻人更不能沉溺其中。”大家表示赞同。

丙补充道：“还有一种情况也不好。有个老头儿不敢惹老太婆，因为她一生气就出去打连场麻将，手气又差。所以只要一威胁，老头儿立马服输。听说过生气购物，没听说过生气打麻将。赌气要不得！”

丁说：“但我听说过用打麻将来孝敬老人的。每到周日，邻居家女儿女婿回家就放外公外婆出去打麻将，而且还要出钱。为啥？因为平时都是老两口照顾孩子起居、饮食和接送，辛苦得很！放出去打麻将轻松一下也是应该的。”她感慨道，“这种家庭肯定是和睦家庭”。

大家边搓边感叹，这麻将里面故事还真多。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割晚稻的父亲

□黎强

一把弯镰，与汗水一起，
被秋阳晒成稻禾的颜色。
那些沉甸甸的谷穗，
在父亲手里，成为粮食的序曲。

风，吹着父亲头上的草帽，
有几只青蛙在哇哇地叫着。
身后的耢斗被踩着转着，
金黄的谷粒饱满，父亲咧笑着。

晚熟的稻子很逗人喜欢，
父亲捧着它们喃喃自语。
像是对庄稼地说着丰年，
又像是对孩子说着恩泽。

炊烟飘过阡陌，
割晚稻的父亲踏进暮色。
挑着的大米箩压在肩膀上，
再重都觉得很轻……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山里人的花花世界

□朱孝才

山里人的生活简单、憨实，也贫寒。但他们爱花，大红大紫大艳大俗的花，最是他们所爱。

土地珍贵，山里人的花大都种在田边地角房前屋后的坎坝、石缝、沟槽间，不占地不挡事，随便挖个坑刨个沟种下就成。很少有人把花种在熟田熟地、养在花盆阶檐下细心莠弄的。

山里人口中，每一样花都有小名，就像他们日常叫人总喜欢叫小名一样。至于花的学名，或许他们懒得叫也或许他们根本就不晓得。

最常见的花是凤仙、紫茉莉和鸡冠花，山里人管它们叫枳壳花、粉籽花和鸡脑壳。几种花都是靠种子传播多年生的花卉，繁殖快生命力强，花开繁茂几月不败。枳壳花、鸡脑壳有驱蛇驱蜈蚣蚂蚁的功效，山里女孩儿还可以用它们的花瓣染指甲。有好事的民俗专家考证，三样花都多籽多粒，和石榴葵花一样寓意多子多福。可我问山里人有没有这层意思，却都一团雾水不知所云。

且不说专家的好事，单就多籽多粒来说，山里人喜欢的蜀葵就远在凤仙、紫茉莉和鸡冠花之上。

山里人管蜀葵叫芙蓉花，这和木本的芙蓉却是八竿子打不着。和凤仙、紫茉莉、鸡冠花相比，芙蓉花枝高叶厚，还必得成行成排地栽种才漂亮，倘是一兜一株孤零零地长着就不好看了。这样的栽种实在有些轻奢，因为芙蓉会遮挡阳光扯了肥水，一般人家是不会这么浪费的。所以，如果你看见哪家哪户有芙蓉花，不消说，他家的生活必定要宽裕一些。芙蓉花和枳壳花、粉籽花、鸡脑壳一个时节开放，但它会像芝麻一样一节一节边开边长，从一尺多长到一人多高。它的花蕊也不像枳壳

花、粉籽花那般小巧，一旦开放必定是大朵大团豪放张扬，金色的花蕊甜甜的香香的。这时候，蚂蚁、瓢虫会爬到花瓣间觅食，黄蜂、蜜蜂会飞到花蕊间采蜜裹粉，粉蝶、色螵会叮在花蕾上晒翅膀，花翅膀的豆娘蜻蜓会停在叶梢歇脚。如果你足够痴迷，尽可站在花林下仰望这些小生命忙忙碌碌。这时候你会感觉日子好长好慢也好美，像芙蓉这般，一朵一朵节节开放，悠长而幸福。

枳壳、粉籽、鸡脑壳和芙蓉花竞相绽放的时候，山里正是万紫千红的花开时节。在这花的海洋里，它们虽然大红大紫，却没有特别的傲人之处，顶多只是山里人劳作之余的一点点缀、一抹亮色。

真正让人记忆深刻的是苕花。它有着枳壳、粉籽、鸡脑壳和芙蓉花同样的艳俗，但它们在万木萧疏、百花凋零的时节开放，就有了惊艳的感觉了。

苕花其实就是大丽菊，大概是它的根茎像红苕，山里人就管它叫苕花了。“苕”在我们这地方，也有俗的意思。苕花红艳喜庆，火辣恣肆，也不择阳坡阴坡。它在深秋绽放，从蚕豆大小的花苞到拳头大的花瓣完全打开，也就三五天时间，但一瓣花却可以盛放半月有余方才凋谢，一季花不开个三五几月不得罢休，直让那些傲霜的菊花、腊梅相形失色了。

山里人的花花世界就是这样，浓墨重彩火辣亮瞎，很像他们年年岁岁贴于门框窗棂明堂亮厅的那些艳俗的春联、年画、门神和窗花，还有那些大红大绿大花大叶的被褥家什杯盘碗盏。它们出现在山里人单调艰涩的农人生活中时，我们这些置身于灯红酒绿车水马龙的城里人是不好嘲笑他们的土气和俗气的。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